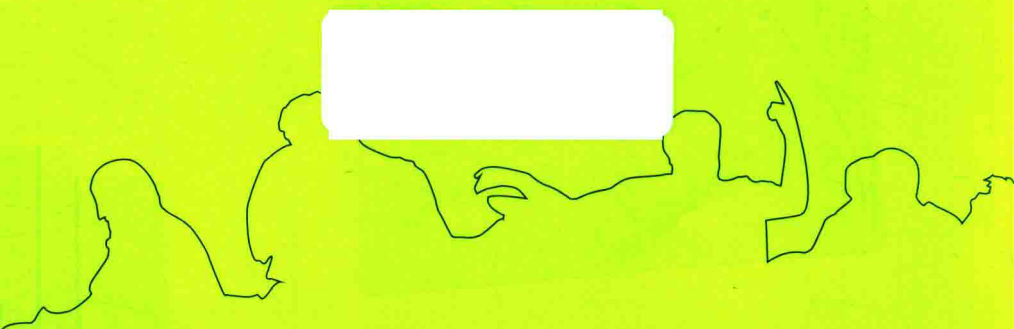


The
Immortal
Souls
in the
Painting

画中那些 不朽的灵魂

彭志翔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画中那些 不朽的灵魂

彭志翔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8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 / 彭志翔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59-1481-8

I. ①画… II. ①彭… III. ①绘画评论—世界

IV. ① 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1975 号

HUA ZHONG NAXIE BUXIU DE LINGHUN

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

彭志翔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 江 出 版 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

工业园区 3 号路 2 号

邮政编码: 301806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481-8

定 价: 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寻找不朽的灵魂

陈铨

我在想这个写过《追赶我的回声》的彭志翔不只是追赶回声，他在追寻灵魂，追寻不朽。

这个每晚爬格子的优秀医生使我想起达·芬奇，绘画的达·芬奇却干着医生的活——为避人耳目他老人家经常深夜解剖尸体，除了解骨骼肌肉结构，他还有一个目的：“所有的尸体都被解剖过了，我却没有找到一个东西，就是灵魂，到底灵魂在哪里？”

的确，灵魂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没有灵魂的躯壳无异于行尸走肉，灵魂掌控肉体，赋予人自我意识，它才是人的本质，是不朽的精神实体。灵魂，一切痛苦喜乐皆因你而生，生命終了，活着的人们会诵着《安魂曲》，安抚祈求灵魂的安顿。然而，怎样的灵魂才会不朽？



我想，这才是驱使深谙科学之道的彭医生孜孜以求的动因。

不朽的灵魂有独立的人格、有自由的精神，是荣光、理想与成就使个体灵魂从与社会和自然的纽带中脱颖而出，不朽的灵魂由此被发现，也由此诞生，灵魂不朽的人生多姿多彩，也借此成为一种精神而得以永生。

人文主义之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领袖彼得拉克说：“除灵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不朽的灵魂不再是关在肉体之笼中的鸟，而是激活了肉体生命的个体精神存在。”

在彭志翔新书《画中那些不朽的灵魂》中，他把目光投向以光影留住时间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画家，在这些油彩的凹面里，他找到了那些创造不朽名作的灵魂，他与他，与画面里的他与她及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朋友，喃喃私语。

我想，那些不朽的灵魂自有相通之处，渴望成为不朽灵魂的人们，在这里，会找到知音。

（陈铿：画家，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广州青年美协副主席、香港美术研究会永久会员。）



自序

走在时光的凹面

在雅典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徘徊在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很多大厅几乎空无一人，在参观完青铜器展厅后，我发现相邻的一间展厅大门虚掩着，于是好奇地探头向里面看，只见几位文物工作人员，正附身一尊巨大的古青铜雕像上面用手摸索着什么。雕像脸向下倒卧地面，展露在人们眼前的，是背后镂空的内部凹面，不像雕像俊朗、流畅和光洁的外观，它的凹面黝黑而粗糙，谈不上美感，却让人产生一个联想：历史时光，也会有它的凸面与凹面，有它的受光侧与背光侧。从不同的维度去凝视和触摸，我们会得到更多有趣的发现。

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猜测，我们可能都生活在一张膜的曲面上，而附近还存在着另外一张影子膜，我们却看不见那张膜，因为光只能沿着膜旅行，而不能穿过两膜之间的空间。影子膜那边存在一个影子世界，里面的物体以暗物质形式存在，它因为不反射光而不可见。我承认自己对这个现代物理学之谜一无所知，但科学家所言的，那个对应于我们世界的、另一个镜像世界里隐藏的暗物质，让我无法不想到人类外表之下，隐藏着的人性深渊，它幽微而充满未知，像不像一个与

我们互为表里的膜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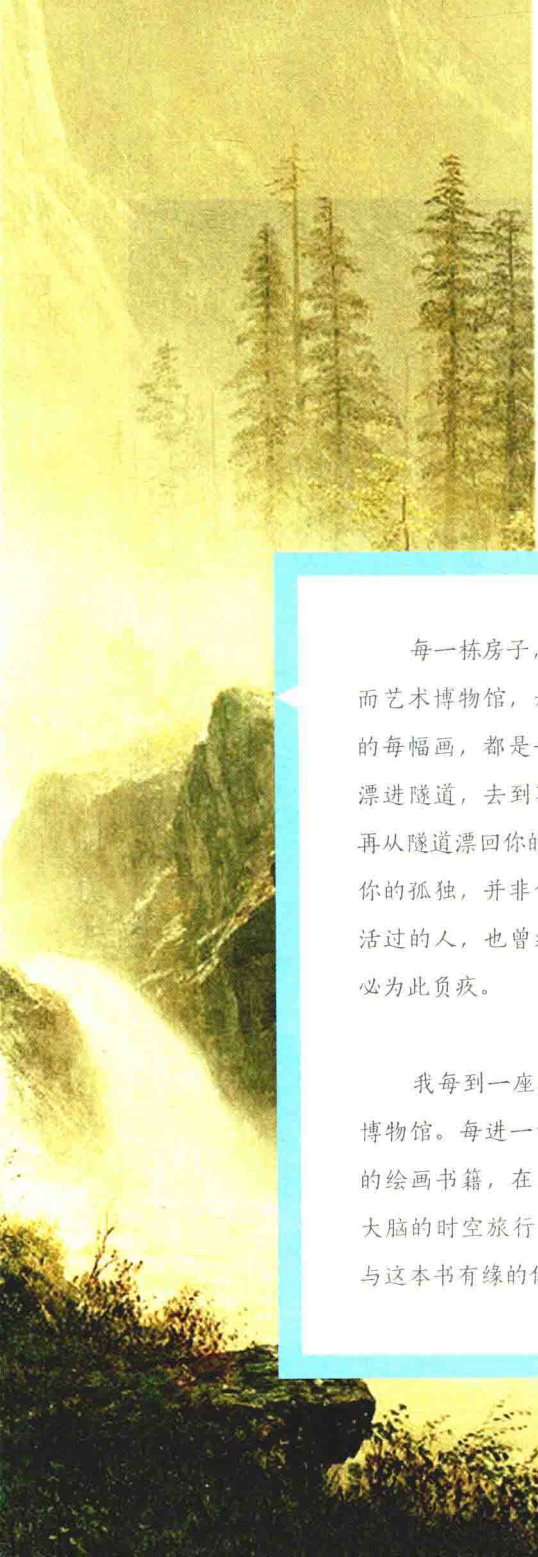
我曾经在世界这本巨大的书上胡乱翻阅过，对所看到的插图画作，总是会产生多瞥一眼的冲动，我不光满足于画面给予我的印象与故事，还老想着去窥视画面背后可能隐藏的东西，那些画里面的人与神、山水与天空、船、建筑与石碑，它们就是凝固了的时光。从外表的凸面穿越进去，然后反向行走在这时光的凹面之上，去触摸和感知人性的暗物质在上面的留痕，对于我，这常常是一种有趣的体验，本书就多为观画有感而作的随笔散文结集。

书此小文为序。

彭志翔

2018年5月于广州





引言

Preface

每一栋房子，都是盛放时间与空间的容器，而艺术博物馆，是拥有最多时空的房子，墙上的每幅画，都是一个隧道入口。时光退潮，你漂进隧道，去到不同的世界里，张望，流连，再从隧道漂回你的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孤独，并非你一个人所有，在那些画中生活过的人，也曾经有着相似的孤独。你其实不必为此负疚。

我每到一座城市，都希望去拜访她的艺术博物馆。每进一家书店，也都喜欢去翻看里面的绘画书籍，在那些画境中，我经历过无数次大脑的时空旅行，下面是其中的若干次，希望与这本书有缘的你，来与我一起安静地分享。



↑ 《夜间露天咖啡馆》（*The Café Terrace on the Place du Forum, Arles, at N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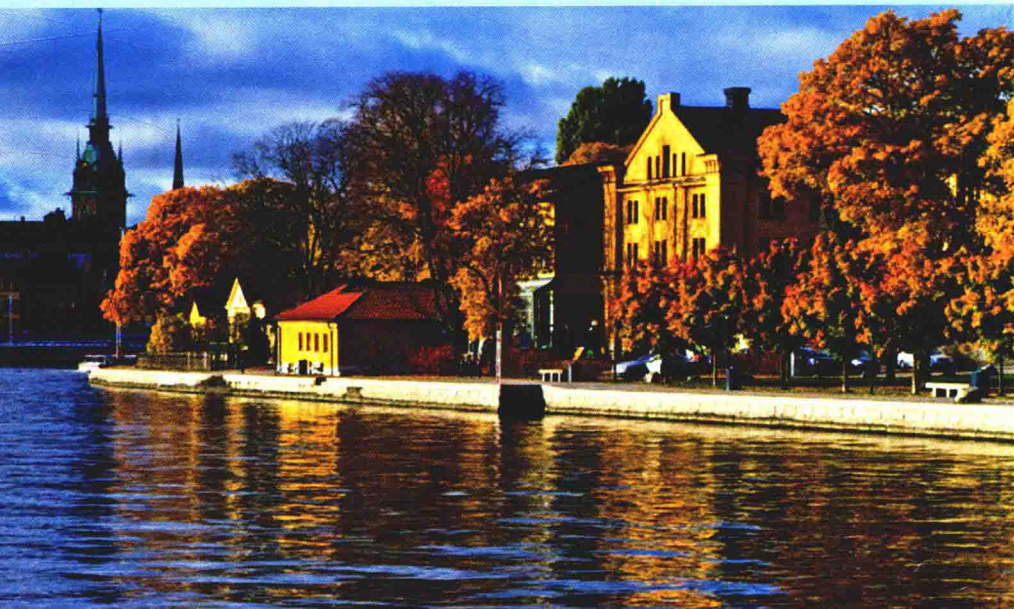
文森特·凡·高（荷兰），1888

收藏于荷兰奥特罗，克罗勒-穆勒博物馆



001	疯子的世界
007	她裸体如雪，映照出我们的灵魂
013	雪中猎人
019	你只有一道菜可点：当纳帮的恐怖故事
031	灰衣主教，在权力中心的旋涡场上
041	印象罗马，永恒之城
045	李塔圣母
049	安特卫普商人：从一张脸上读出一个时代
061	三生石，大悲咒
071	战舰提米莱尔号：命运的终点
075	伦敦西敏寺，那些不朽的丰碑
097	暴风雨前的托莱多城
101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表情包

访圣彼得堡艺术家墓园	109
晨雾中赶集	115
优胜美地，你告诉了我什么？	121
德加画笔下的谋杀故事	139
苏珊娜与长老：洞穿历史黑牢的窥淫目光	147
一次飞行经历	153
人肉屏障	167
偷窥	175
瑞典散记	183
安格纽诊所里的手术	189
强盗与他的孩子	199
寻找一位打鱼少年	211



223	她真的是个吸血鬼吗？
229	黄山天都峰之忆
247	渡湖的圣玛利亚
253	王的囚笼
261	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与爱因斯坦的大脑
271	斯大林格勒的圣母
283	希特勒的最后一个元帅
303	过街
307	在遥远的北方
315	手抚骷髅的神秘女人
325	凝视一只火烈鸟



疯子的世界

在我们人类永恒的行进队伍中，总会有一些人离开众人的队列，去寻找自己的路，结果这些特立独行的人从此就消失在旷野中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疯子。

然而，在这些失踪者中间，总会有寥寥几位，被后来的人发现于旷野，不过那时的他们多半已经石化，那尚未风蚀殆尽的手指还指向前方，某个他们穷尽生命才找到的神奇发现：甘泉，秘藏，圣殿，或者他们创造出的、后来提升了我们人类的某个非凡之品。我们此时会怀着敬畏之心，恭恭敬敬地改口称这几个疯子叫：天才。

此刻，我就正站在一个这样的疯子天才创造的作品前，疯子叫凡·高，作品名为《夜间露天咖啡馆》。

夜凉如水，星光在天，夏夜的法国小城，一条幽微的鹅卵石街巷里，一家咖啡馆的露台却是灯火通明。孤悬在墙壁支架顶端的那盏煤气灯，将凉棚顶和墙面照出一片耀眼的金黄。狭长的红色条木铺地露台上，由近而远地散放着几张圆桌和高背椅，透出些许曲终人散、灯火阑珊的萧索意味。露台的远端，一位白衣侍者正穿行在几桌客人之间。咖啡店门口的街巷路面，寥寥几位行人在来去。在街巷幽深的尽头，刚刚出现一辆马车，马身已染上灯火，驭者却还是个黑色身影。街对面的一棵树在暗夜中，将它的绿色枝叶悄悄伸向灯火通明的咖啡馆。临街狭长的楼群，与一座教堂塔楼，都惊奇地举臂指向幽蓝的夜空，那里，正闪烁着大大小小的奇怪星群，那是凡·高发现的星空，它通过这个天才疯子，第一次映现在人类的眼中。

虽然，这幅画里的星空，还不是凡·高的星空里最著名的，但它的确是凡·高第一次看到并画出来的另类





* 凡·高的《星空》

夜空。就是从那个咖啡馆之夜开始，凡·高一次又一次地画出他眼中的星空，星星也从内黄外白的静止团状，终至狂乱流动中黄白蓝的旋涡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里，我和所有人一样，面对凡·高那一幅狂暴的《星空》目瞪口呆，那撕扯着凡·高精神世界的力，仿佛在下一个瞬间就会从画面中挣脱而出，将你粉碎后一口吞噬。

而惊讶的嘴巴张得最大的，还是现代物理学家们，他们发现：凡·高笔下的旋涡状星空，竟然高度暗合可解释极度复杂的湍流现象的数学公式——柯尔莫哥洛夫微尺度。湍流问题，这个经典物理学最后的疑团，比量子力学还要深奥，是现代湍流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还是七十年前苏联大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经过研究，最终得出的一个超复杂数学公式，即柯尔莫哥洛夫微尺度公式。现在的问题是，一百多年前的疯子老兄凡·高，他是如何能够做到惟妙惟肖地描绘出经典旋涡现象的呢？要知道，能够如此精确地用绘画诠释旋涡现象的画家，全世界只有凡·高一个，这是物理学家们通过亮度概率分布的数学分析后证实的。

后来人们发现，凡·高但凡在创作这些包含旋涡的星空和麦田的画作时，精神总是处在极不稳定状态，一旦他恢复平静，便失去了描绘湍流的能力。所以，当看到凡·高正画出《星空》《有丝柏和星星的小路》或是《麦田上的乌鸦》中的旋涡图案时，你就知道是时候送这位老兄去住精神病院了，如果他还在外面溜达的话（请记住，是法国南部圣雷米镇的圣保罗精神病院）。当看到丝毫找不到湍流迹象的《叼烟斗的自画像》以及《耳朵上扎绑带叼烟斗的自画像》时，你就可以放心了，此刻的凡·高